

關中勝蹟圖志





春冰室野乘卷中

咸陽李岳瑞撰

林鄧唱和詩詞

三則

文忠不以文學名而餘事倚聲亦入南宋之室其月華清  
和鄧嶰筠尙書沙角眺月韻云穴底龍眠沙頭鷗靜鏡奩  
開出雲際萬里晴同獨喜素娥來此認前身金粟飄香拚  
今夕羽衣扶醉無事更憑闌想望誰家天際憶逐承明隊  
裏正燭撤玉堂月明珠市鞅掌星馳爭比輭塵風細問姻  
樓撞破何時怪燈影照他無睡宵霽念高寒玉宇在長安  
里喝火令和嶰筠云院靜風簾卷篁疏月影捎閒拈新拍

按瓊簫惹得隔牆眠柳齊嫋小蠻腰自闢清涼界斜通宛  
轉橋家山休悵秣陵遙翦取吳紈寫取舊姻梢喚取幽禽  
入畫相對舞雲翹風情如許亦復何減歐范

嶰筠尙書諱廷楨江甯人文忠由江督使粵治鴉片案尙  
書實爲粵督兩公志同道合誓澹沈災權貴忌文忠因並  
及尙書兩公先後戍邊而粵事遂不可爲矣尙書督粵時  
有高陽臺一首卽咏文忠焚鴉片事也詞云鴉度冥冥花  
飛片片春城何處輕烟膏膩銅盤枉猜繡榻閒眠九微夜  
爇星星火誤瑤窗多少華年更那堪一道銀潢去貸天錢  
星查恰到牽牛渚歎十三樓上暝色淒然望斷紅牆青鸞

消息誰邊珊瑚網結千絲密乍收來萬斛珠圓指滄波細  
雨歸帆明月空舷已亥歲除文忠留鎮兩粵而尙書移督  
兩江持節鄉里人尤榮之二公以庚子元旦受代其臨行  
時留別文忠有換巢鸞鳳一首云梅嶺烟宵正南枝意嬾  
北葢香饒甚因催燕睇底事趁鴻遙頭番消息恰春明蓼  
汀杏梁青雲換巢離亭柳漫綰線繫入蘭櫂思悄波渺渺  
簫鼓月明何處長安道洗手諳姑畫眉詢壻三日情懷應  
惱新婦無端置車帷故山還許尋芳草珠瀛清杏襟期兩  
地都曉此兩則皆可入詞林紀事中尙書在新疆時有百  
字令一首祭東坡生日云九疑雲黯更忽忽去跨南飛孤

鶴天上瓊樓寒自好偏向瓊田飄泊磨蝎身宮飛鴻爪跡  
生氣還如昨海山兜率舊遊應許尋著儂亦珠嶠餘生乘  
風縹緲來聽龜茲樂一種天涯萍與絮腰笛而今零落北  
府兵銷西州路遠歸夢時時錯華年知幾翠尊聊爲公酌  
宋于廷序尚書詞集謂其通籍以至持節居處飲食無改  
寒素惟於音律殆由夙授分寸節度有顧曲風於古人之  
詞靡不博綜所自製則雍容和雅纖掣之音逖濫之響無  
從犯其筆端所存無多所託甚遠非過譽也文忠少尚書  
十歲嘗言尚書年已七十而細書精妙猶不肯用鬻隸足  
見先輩養氣之厚

尙書賜環先文忠一年文忠以詩送之曰得脫穹廬似脫  
圍一鞭先著喜公歸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  
漫道識途仍驥伏都從遵渚羨鴻飛天山古雪成秋水替  
浣勞臣短後衣回首滄溟共淚痕雷霆雨露總君恩魂招  
精衛曾忘死病起維摩幸告存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  
客轉無言玉堂應是回翔地不僅生還入玉門

尚書由謫  
籍賞編修

還朝  
故云

尚書亦有和詩云秋淨天山正合圍忽傳寬大許東

歸餘生幸保精魂在往日沈思事業非遇雨羣疑知並釋  
搏風獨翼讓先飛河梁自古傷心地無那分攜淚滿衣事  
如春夢本無痕絕塞生還獨戴恩未必茝蘭香共擘要留



薑桂性常存百年多難思招隱半壁殷憂敢放言此去刀  
鏃聽續唱遲公歸騎向青門

陶文毅識左文襄

左文襄之初舉秋試也禮部報罷回籍侘僚甚館醴陵書  
院山長脩脯至菲幾無以給朝夕時安化陶文毅公方督  
兩江乞假回籍省墓是時輪舶未通吳楚往來皆遵陸取  
道江西文毅聖眷方隆奉優詔馳驛回籍地方官吏供張  
悉有加醴陵爲贛湘兩省孔道縣令特假書院爲行館囑  
文襄撰書楹帖其上房之聯曰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  
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印心者文毅家

有古石一其形正方名之曰印心石故文毅齋名卽以印心石屋命之召見時慕陵嘗從容詢及也文毅覩楹帖激賞不已問縣令孰所撰令具以文襄名字對卽遣輿馬迎之至談一日夜大洽立延入幕府禮以上賓文毅得子晚其公子尙在髫齡而文襄有一女年與相若文毅一日置酒邀文襄至酒半爲述求婚意文襄遜謝不敢當文毅曰君毋然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上吾老而子幼不及覩其成立欲以教誨累君且將以家事相付託也文襄知不可辭卽慨然允諾未幾文毅騎箕文襄經紀喪事挈公子歸里親爲課讀且部署其家事內外井井如文毅在時陶氏

族人欺公子年幼羣謀染指賴文襄爲之禦侮得無事文  
毅藏書綦富文襄暇日皆遍讀之學力由是日進一生勛  
業蓋悉植基于是時也

### 桂林寇警軼聞

粵西撫幕有陳君者年八十餘矣在撫幕數十年金田之  
亂固所目擊嘗爲人述粵匪圍桂林時事至可駭笑省城  
被圍先後三年餘於時撫桂者爲長沙勞文毅公崇光所  
恃以爲守者撫署親軍三百餘人武巡捕某弁統之民團  
五百餘人紳士張某統之駐城中湖南援軍千餘人駐城  
外賊雖圍城實未嘗一日進攻蓋其精銳已悉數北趨留



桂林者半屬老弱罷病本不欲戰聊以牽制而已土人初  
尙畏賊久之乃與賊相忘省城四門扃其三惟開西門以  
通樵采民或出城路經賊壘賊亦不過問賊中食物偶缺  
亦時時入城購買長髮鬢鬢然紅布帕首游行街市間人  
共知其爲賊賊亦不自諱城中大小將校皆與賊通款曲  
酬酢往來而團總張紳蹤跡尤密令節朔望賊營常置酒  
招張紳與諸官飲張紳諸官皆坦然赴之醉飽而歸亦時  
時置酒請賊目以答其意惟必在城外不敢公然延客入  
城而已桂林被圍久餉源斷絕公私埽地赤立主客軍不  
滿二千人欠餉皆積年未發軍士知其不可得也亦相與

安之文毅一日怒某弁諾之甚厲某弁不能堪怏怏出語  
軍士曰當此世界猶向我輩使上官身分耶吾行卽辭差  
不能鬱鬱久居此矣衆皆曰君去固不敢留然吾輩欠餉  
如何者某弁曰吾已失歡於大帥矣安能更索欠餉君輩  
自向大帥理論可耳於是有數人據撫署大堂自訴飢苦  
者俄而增至數十人噪聲漸厲文毅在內室聞之則自出  
彈壓甫及門矛鋒已自門內出矣始悚然退歸召某弁至  
譙讓之使以大義安慰衆心某弁辭不往文毅大怒乃坐  
以激變軍心而下諸臨桂獄別簡一人爲親軍督一面令  
司道府縣安撫變兵許以餉至卽發諸軍士亦本不欲與

巡撫爲難聊藉此爲戲以抒其憤懣而已得諸官撫慰亦  
遂散去如是者又數月某弁被禁久意忽忽不自聊一日  
忽上書文毅自稱從戎數年一無建樹中路蹉跌實所不  
甘與其羈死囹圄何如戰死沙場倘蒙恩釋出當率所部  
殺敵致果以報文毅得書笑曰某特欲出耳然果能出戰  
亦大佳事卽召之至面獎其勇敢謂曰汝所將特三百人  
耳烏能與賊戰某弁曰尙有張紳所統團練五百人在可  
令彼爲後勁某當力效前驅文毅首肯卽以令箭召張紳  
至語以故張紳大驚念今日乃言戰耶然不敢違巡撫令  
姑許諾遂相率出城壓賊壘而陣鳴鼓大譟賊出視亦大

驚迎謂曰彼此相安耦俱無猜久矣今奈何遽以此面目  
相向耶某弁不答麾衆直前搏戰賊始知其真欲戰也亦  
蜂擁拒敵不食頃某弁與三百人者遂皆併命稱國殤矣  
張紳徐至頓足曰今茲敗矣某弁全軍覆沒吾何以復命  
癡立良久卽馳去逕赴賊壘令從者以被虜歸報團勇皆  
桂林城中無賴子惟張紳能統馭之張紳旣去軍無統率  
諸軍士日爲暴閭市官吏不敢詰命他紳接統則皆辭以  
不能文毅無如何則謀贖回張紳乃遣使者詣賊營商之  
賊目允贖而要以大砲四尊紅纒十疋爲交易之媒介使  
者歸復命文毅難之曰紅纒無足重輕大砲胡可畀賊外



人聞之其視吾輩爲何如人耶復命使者往議以數百金爲大砲代價賊目不允必欲得砲而後可使者歸諸官相顧無策藩司某進曰今旣無用砲處砲之在我與在賊庸何擇焉但勿令士民知之耳請聲言允給紅纒不允給砲而密以纒纏砲身使人但見爲纒不見爲砲昇而置諸城外俾賊自取之不亦可乎文毅亦蹶然曰君眞善辦事者矣如其計行之而張紳果歸

曾文正公遺事

金陵之初復也有蕭山一士人自稱浙省敎職謁文正軍門雄談大睨不可一世文正心奇之偶談及下僚欺蔽之

難杜某正色曰受欺不受欺顧在己如何耳某盱衡當世  
大人君子惟有中堂至誠感人人自不忍欺若左太保之  
嚴氣正性人不敢欺然以較中堂已落第二義至如某某  
諸公則人卽不欺而已顧常疑其欺或已被欺而反不疑  
其欺者比比是也文正大服撫髀稱是不置因語之曰吾  
幕府諸賢子可徧謁之月旦其優絀以語我某諾而出次  
日復命曰軍中多豪偉士然某於其間得二君子人焉文  
正驚詢之則涂制府宗瀛郭中丞柏蔭也文正益心折稱  
善乃待爲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督製砲船未幾  
忽挾千金遁去所司以聞請發卒追捕文正默然良久曰

休矣置之可耳所司莫測其意惘然退文正乃咄咄獨坐  
自循其須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皆匿笑聞其人卒  
折節爲善士爲諸生以終

左文襄軼事

左文襄之捷秋試也與同年生湘潭歐陽某同舟北上  
一日文襄伏几作書歐陽生問何爲曰作家書耳有頃舟已  
泊文襄匆匆登岸縱眺書稿置几上尙未緘封也歐陽生  
因取視之書中敍別家後情事了無足異者惟中間敍及  
一夕泊舟僻處夜已三鼓忽水盜十餘人皆明火持刀入  
倉以刃啓己帳已則大呼拔劍起力與諸賊鬥諸賊皆披

靡退至倉外己又大呼追之賊不能支紛紛逃入水中頗恨己不習泅致羣盜逸去不得執而殲旃也歐陽生讀之大愕自念同舟已十餘日果有此事己何以不知然家書特鄭重其事又似非子虛因召文襄從者問之亦愕然不知又召舟人問之皆矢言實無其事未幾文襄徐步返舟歐陽生急詰之文襄笑曰子非與我同夢者安知吾所爲耶歐陽生曰夢耶何以家書中所言又若真有其事也曰子真癡人矣昨晚吾偶讀後漢書光武紀見其敘昆陽之戰雲垂海立使人精神飛舞晚卽感此夢乃悟前史所敘戰事大半皆夢境耳安知昆陽之役非光武偶然作此夢



者子胡爲獨怪我耶信矣癡人之不可與說夢也

吳縣吳清卿中丞之督學陝甘也按試至蘭州於時左文襄甫肅清關內方布置恢復新疆之策文襄固夙以武侯自命者平時與友人書札常署名爲今亮中丞下車觀風卽以諸葛大名垂宇宙命題文襄聞之甚喜次日班見司道故問新學使昨日觀風其命題云何司道具以對文襄撚髭微笑不語者久之徐曰豈敢豈敢

左文襄聯語

先外祖巴陵劉湘浦先生諱

樹森

弱冠以刑名學遊幕秦

中歷佐諸節使幕四十餘年爲文章宗法柳州簡練峭潔

奏牘之文一時無兩每遇極繁蹟瑣屑之事他人數十語所不能盡者先生輒以數語了之而曲折奧突無不畢舉以是名動九重咸豐中曾卓如中丞望顏入覲文宗曾以先生名垂詢士論以爲至榮先生之薨也左文襄以一聯輓之曰約秦法三章弱楚材一个聯長盈丈作擘窠書字徑幾二尺許爲文襄生平極得意書有勸諸舅氏以此泐諸墓門者以尺度過長竟不果

### 左文襄遺議

左文襄戡定西垂功名與曾李埒然實有未盡滿人意者其奏疏鋪排戰功半屬子虛所以奏廓清之績者純恃招

降以集事耳肅州之役一敗塗地幾不能軍幸虜酋無遠志涎降人待遇之優排衆議而就撫關內賴以奏肅清然亦危矣近讀江都史繩之中丞念祖復程伯宇一書其詆訶甚至史晚節爲人不足重而此書則不可謂非實錄也今節錄於下足下來書下詢邊徼漢唐之形勢近代之變遷每欲作札略述近日攻剿之機邊民流離之慘輒咄咄不能置一語嗟乎塞則猶是也漢唐守備之故形勢阻隔之險久不復聞矣方謂山遷河改無事法古安問當年形勢乎國朝乾嘉之間撫馭箝制漫不復稽遑問漢唐乎嗟乎幸僕筆拙目短不足準古證今以報足下之命不然將

歷攷其羈縻之失而追錄其傾覆拙鈍之由曲述其遁飾  
之隱屠戮之虐搜括羅織之苛使九邊泣血之死聲千里  
暴骨之慘狀一旦而畢呈於足下之前亦足下之所不忍  
聞也足下乃謂僕之西行可以有爲乎昔者顏子將之衛  
請於夫子夫子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僕雖不敏獨不懼死  
于暴人之前乎甘肅僻處天西風氣朴樸士人僅知帖括  
兵興十餘年未有能著一書以述攻戰之蹟者文襄持節  
西征又極力牢籠士大夫結其歡心使不持異議故竟無  
一人能發其驕復粉飾之情狀嗚呼使多忠勇不死關隴  
可百年無患也幕燕之危巖壇之險孰實爲之江統徙戎



之論讀之有餘悲已聞人言史少年時目不知書既貴乃折節嚮學此文鬱碑冪岸直摩唐人之壘非規撫兩宋以時文爲古文者所能不可謂非奇士也

李文忠公遺事

甲午以前人皆詈李文忠媚外今溝猶瞽儒尙持此論不知文忠卑視外人之思想始終未嘗少變甲午以後且益厲焉其對外人終不以文明國人待之此老倔強之風力今安得復覩其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當易海舶日人已於岸上爲供張行館以上賓之禮待之文忠銜馬關議約之恨誓終身不復履日地從人敦勸萬端終不許竟宿

舟中新船至當乘小舟以登詢知爲日本舟遂不肯行船主無如何爲于兩舟間架飛梁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總署也總署故事凡外國使至必以酒果款之雖一日數至而酒果仍如初卽此項已歲糜數千金公至署諸使來謁署中依例以酒果進公直揮而去之曰照例外賓始至乃款以酒果再至則無之也諸使皆色變然竟不能爭法使施阿蘭狡甚雖恭忠王亦苦之公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爾今年年幾何矣外人最惡人詢問年齡然懾於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則是與吾弟幾孫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爾知之乎施

竟踖踏而去自是氣燄少殺矣丁酉歲暮俄使忽以書來  
求見公卽援筆批牘尾曰准於明日候晤時南海張樵野  
侍郎在座視之愕然曰明日歲除矣師尙有暇晷會晤外  
人乎俄使亦無大事不過攪局耳不如謝却之公慨然曰  
君輩眷屬皆在此兒女姬妾團欒情話守歲迎新惟老夫  
蕭然一身枯坐無俚不如招三數洋人與之嬉笑怒罵此  
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輩可無庸來署老夫一人當之  
可矣其侘僚如此

閣文介遺事

朝邑閣文介公敬銘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

老未第時嘗就大挑甫就班跪某親王遽抗聲曰閻敬銘  
先起去公深以爲恨常慨然歎曰一歲三落第而會試不  
與焉蓋公於是歲試中書教習皆被擯也其後入翰林改  
官戶部胡文忠奏調總辦東征糧臺疏中有閻敬銘氣貌  
不颺而心雄萬夫之語未幾卽超擢藩臬晉撫山東東事  
旣定公亦乞病解組以故居逼近大河時虞水患乃徙居  
解州之運城光緒元年秦晉大飢奉命偕曾忠襄公督辦  
晉賑吉州牧段鼎燿冒侵振款奏斬以徇諸官吏皆惕息  
莫敢翫法晉人歌詠其事至以比包孝肅辛巳冬與南皮  
張文達同被召命長戶部知遇之隆一時無兩癸未春奏



結雲南報銷案公與樞臣同入見奏對至三時許太后以某事問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太后可問彼后顧公亦曰丹翁以爲何如公聞命皇悚萬狀亟免冠叩首衆皆不喻其故后徐悟微笑曰汝以吾誤稱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在宮中語及汝未嘗不以字也一時聞者以爲異數

光緒甲申法越事亟北甯失守慈聖下手詔責樞臣襄贊無方盡退恭忠親王以下諸公而以禮親王世鐸及文介張文達額勒和布諸公代之時高陽李文正以協辦大學士降調侍郎協揆一缺應由吏部具題請旨先一日召樞

臣面議文介力保文達及徐蔭軒相國慈聖猶豫久之曰  
用他們不如用你文介亟頓首謝不允次日枚卜之命遂  
下

文介長戶部數年其最有力之改革卽以漢司員筦理北  
檔房是也故事天下財賦總匯皆北檔房司之而定例北  
檔房無漢司員行走者以故二百餘年漢人士大夫無能  
知全國財政盈絀之總數者文介爲戶部司員時夙知其  
弊及爲尙書卽首建議謂滿員多不諳握算事權半委胥  
吏故吏權日張而財政愈焚欲爲根本清釐之計非參用  
漢員不可當時滿司員尙無所可否而胥吏皆懼失利權

百計沮之文介毅然不少動幸是時慈聖眷公方殷竟從其請邦計出入之贏縮至是乃大暴於天下此亦滿漢權力消長之一大事也

文介既得政忽失慈眷此中蓋有祕密之關擊論者舉謂慈聖方興三海頤和園之役而文介靳不與款以此惡而逐之者猶是皮相之論也初文介極敬戚畹某上公之清節某上公亦極意交驩文介文介遂力請以某上公爲滿尚書冀收和衷共濟之益某上公既爲尚書則又進福文慎錕於文介文介亦器其材奏爲戶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與文慎旣同得志朋比而傾文介所以齟齬者備至文

介遂以此積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初以久疾請解機務專辦部事疏上遽得請都下皆駭然莫喻其故然此時文介雖筦部而權力已大遜爲尙書時故常請假不至署會江西布政使李嘉樂署陝西布政使李用清皆奉旨開缺候簡二李皆一時廉吏爲文介所舉而被疆臣劾罷者也命下文介方在告遽奏辨贛陝兩撫之誣請旨收回成命疏入奉旨嚴行申斥責以不諳國家體制公於是遂決浩然之志矣然其歸也猶溫旨慰諭俾馳鐸歸里食全俸且戒以國有大事宜隨時以所見入奏及其薨也乃僅贈太子少保銜一切輔臣恩澤俱不得與故事輔臣身後必晉



三公卽不能亦當贈太子太師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後飾終之典乃以二品銜予之國朝二百年閒蓋公一人而已是時幾並予諡而靳之賴南海張樵野侍郎力爭始得請內閣原擬清勤愨介四字硃筆獨點用第四字亦不滿之意也

光緒乙巳冬薄遊漢臯宿漢陽兵工廠廠吏某君咸同時舊人也年七十許矣猶及事胡文忠爲述文忠及朝邑閣文介公遺事甚悉文介之署鄂藩也文忠已薨官文恭爲總督新繁嚴渭春中丞

樹森

繼文忠爲巡撫嚴公原籍渭

南盤屋李午山方伯

宗燾

知武昌府皆文介鄉人也故事

兩司必兼督撫總營務處銜故能節制諸將領某弁者文恭之嬖童也文恭寵之甚令帶衛隊且保其秩至副將某居然以大將自居恃節相之寵勢張甚視兩司蔑如也一日帥親兵數人闖城外居民家奸其處女女哭詈不從以刀環築殺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縣皆莫敢誰何文介聞之大怒急上謁督署某弁固知文介之必不赦己也先入督署求救于文恭文恭匿之有頃文介已上謁文恭辭以疾文介稱有要事必欲面陳如中堂不可以風卽臥室就見亦無妨闖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則中堂病必有痊時俟其痊必當傳見吾卽居此以待可耳命從者自輿

中以襍被出曰吾卽以司道官廳爲藩司行署矣臥起于  
官廳者三日夜文恭囑司道勸之歸署必不可文恭窘甚  
以嚴李兩公與文介同鄉急命材官延之至浼其爲調人  
而自於屏後竊聽之二公譬諭百端文介終不屈誓不斬  
某弁不還署文恭無所爲計乃自出相見卽長跽文介岸  
然仰視不爲動嚴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  
屈體至此公獨不能稍開一面網乎文介不得已則趨扶  
文恭起與要約立斥某弁職令健兒解歸原籍立啓行無  
許片刻逗遛文恭悉允諾乃呼某弁出令頓首文介前謝  
再生恩文介忽變色叱健兒執詣階下褫其衣重杖四十

杖畢立發遣以行事訖始詣文恭前長揖謝罪然文恭由是益敬憚文介且密疏保奏俾撫山東文介之執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廢公義又豈能求之於今日哉

### 倭文端沮開同文館

同文館之始開也朝議擬選閣部翰林官年少聰穎者肄業館中時倭文端方爲首揆以正學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張盛藻遂奏稱天文算法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時傳誦以爲至論雖未邀俞允



而詞館曹郎皆自以下喬遷谷爲恥竟無一人肯入館者  
朝廷歲糜巨款止養成三數通譯才耳方爭之烈恭忠親  
王奏命文端爲同文館大臣蓋欲以閒執其口也文端受  
命欣然策騎泣任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假朝廷知其  
意不可迴亦不强之文端之薨也巴陵謝麐伯太史以聯  
輓之曰肩正學於道統絕續之交誠意正心講席敢參他  
說進奪我公於國是紛紜之日攘夷主戰明朝無復諫書  
來當時士大夫見解如是宜乎郭筠仙丁雨生皆以漢奸  
見擯于清議也國之不競諸君子烏能辭其責哉雖然今  
日國家固已興學矣固已重用留學生矣而效果究何在

耶吾恐文端諸人方齒冷于地下而持用夷變夏之說者  
且益張其燄而助之攻也噫

恭王用人之公

光緒癸未春豫撫李鶴年以王樹汶案革職孝欽召見樞  
臣謀代者高陽李文正舉今相國定興鹿公寶文靖舉覺  
羅成孚兩人皆藩司資望相埒孝欽疑未能決顧問恭忠  
王當與何人王對曰成孚亦甚好但滿員恐不諳民間利  
病豫省吏治甚頽敝不可不簡授清望之員以矯之用成  
不如用鹿議遂定會河督梅啟照亦緣是案罷斥乃命成  
孚署河督印務賢王之立賢無方如此

朱提督洪章遺事

曾忠襄之克秣陵也大將李臣典蕭孚泗咸膺上賞錫封子男而不知悉黔將朱洪章一人之功李蕭皆噲伍耳洪章黔之鎮遠人胡文忠爲鎮遠守洪章以親軍隸麾下文忠壯之及陳臬湖北遂挈以自隨肅清武漢實爲首功文忠太夫人壽洪章使酒罵座忤其曹偶文忠慮不爲諸將所容因遣從曾文正軍文正因使帥精銳數千人隨忠襄擣金陵忠襄部下皆湘將洪章以黔人孤立其間每有危險輒以身當其衝以此知名忠襄益倚重之初開地道於龍脖子垂成而陷健兒四百人殲焉皆洪章部下也二次

地道成忠襄集諸將問孰爲先入者衆皆默無言洪章憤願一人爲前驅從烟燄中躍上缺口以矛援所部肉薄蟻附而登諸將從之入城遂復臣典於次日病卒忠襄好語慰洪章使以首功讓臣典而已次之洪章慨然應諾及捷報至安慶文正主稿入奏乃移其次第以洪章爲第四人於是李蕭皆封子男而洪章乃僅得輕車都尉殊不平謁忠襄語及之忠襄笑而授以佩刀曰捷奏由吾兄主政實幕客李鴻裔高下其手耳公可手刃之洪章一笑而罷其後終雲南鶴麗鎮總兵張文襄督兩江時洪章猶在然閑廢久矣文襄爲奏起之使募十營駐守蘇浙間之金山衛



軍紀肅然市廛不擾未幾以積勞觸發舊傷卒於軍吳人至今猶感其惠云

張汶祥案異聞

張汶祥刺殺馬新貽一案當時問官含糊了事以故事後異論蠡起大抵皆謂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汶祥爲友復仇近人且以其事演成新劇幾於鐵案不可移矣然以蒙所聞則有大異者張初在髮逆軍中爲李侍賢裨將金陵旣下侍賢南竄閩廣數爲官軍所敗汶祥知其必亡陰懷反正之志會有山東人徐姓者仕爲武職被賊掠去適與汶祥同營二人遂深相結納謀同逃誓富貴無相忘未幾竟



得脫時馬已官浙撫矣徐與同鄉故相識遂留其幕下爲材官而張則展轉至甯波開小押當自給一日張至杭訪徐徐留與飲酒酣徐忽慨然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古人信不吾欺以堂堂節帥之尊而竟甘心外嚮曾無人發其覆者而吾儕小人不幸被擄伺便自脫官府猶以賊黨疑之或竟求生得死天下不公之事孰有甚于是者張異其言固詢之徐乃言旬月前撫帥得一無名書發視之新疆回部某叛王之僞詔也馬新貽故同種人僞詔略云現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關東下所有江浙一帶征討事宜委卿便宜料理云云馬得書卽爲手疏以報略言大兵果定中原則

東南數省悉臣一人之責張聞言大憤拍案叫曰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以洩憤已而馬下令禁私開押店盤利害民而張肆遂被封益落魄無俚殺馬之志益決未幾馬已擢任江督張適以事詣金陵遂謀行刺是日馬未曉已出閱操歸署時甫黎明張潛伏箭道門側以候會有一山東人漂泊白下求馬資助者輿甫入門其人卽攔輿遞呈馬探半身出接呈張狙出進刃刃從脅下入本向上張又力絞之使下向迨刃抽出已卷作螺旋形矣其用力之猛如此馬旣飲刃卽大呼謂左右曰扎著了南人不明北語誤扎爲找故疑二人本相識因以有復仇之說也馬死時家

有兩妾皆四十許蓋從馬已廿餘年矣張旣被獲羣擁之入署兩司集訊之張據地跌坐抑使跽卒不肯但問上坐者何官曰臬藩兩司笑叱曰兩司那配問我請將軍來我始肯言耳有頃將軍至訊其何以行刺則曰請先飭制臺家屬一律出署再遣兵役圍其內宅我方肯說將軍以語不倫斥之則曰若是吾終不肯言矣窮詰之終不吐一語不得已乃屏左右誘使吐實始以徐語告且曰公不信第遣人往搜其秘篋苟不得僞詔者吾甘伏反坐之罪問官聞此咸大皇惑不欲興大獄故矯爲獄詞而亟磔張于市實則終無確供也莫子偲先生之弟某于時署江甯府親

覩其事云

林夫人書稿

沈文肅公夫人林氏爲文忠公女其乞援饒廷選以保廣  
信府城事人豔稱之而書稿則多未之覩亟錄於此書云  
將軍漳江戰績嘖嘖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有饒公矣此  
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閒太守聞吉安失守之  
信豫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爲時已迫招  
募恐無及縱倉卒得募恐返驅市人而使戰尤所難也頃  
來探報知貴溪又於昨日不守人心皇皇吏民商賈遷徙  
一空署中童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



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  
荷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  
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障賊得  
廣信乘勝以抵玉山孫吳不能爲謀賁育不能爲守衢嚴  
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卽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而後辨之  
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  
中道竇志至今以爲深痛今得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  
實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喻其心以輿來迎赴封禁山避賊  
指劍與井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餉歸後當再專牘  
奉迓得拔隊確音當執爨以犒前部敢對使百拜爲七邑



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  
將軍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  
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高心夔遺事

故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宗室肅順爲三凶之魁卒以大  
逆伏誅然其才識在一時滿大臣中實無其比髮逆蕩平  
之由全在重用漢臣使曾胡諸公得盡其才人第知其謀  
之出于文文端慶而不知帷幄之謀皆由肅主持之徒以  
戊午科場大獄爲科甲中人所切齒故惡而不知其美耳  
肅雖痛恨科甲而實愛才如渴一時名士咸從之遊湘潭

王闔運湖口高心夔其尤著也方左文襄之佐湖南幕府也爲蜚語所中疾之者爭欲置諸死地禍幾不測微肅之論救必無幸矣方獄事急時文襄故交某君走京師詣高謀之高卽入言於肅肅曰論救吾當力任之然必外廷漢官有上疏言之者上必垂詢某乃可盡言不然某素不與外官交通上所深知今無端言此適以啓上疑耳高出謀于衆衆皆畏禍累蔑敢應者吳縣潘文勤時官翰林慨然單銜入奏請以百口保左宗棠無他上果持其疏詢諸樞臣肅頓首奏潘祖蔭國家世臣所保必可信請姑寬之以觀後效因乘機極言滿將帥腐敗不可恃非重用漢臣不

可上大感動卽可潘奏文襄獲無事旋卽大用而曾文正  
督師之局亦定于此時肅之功顧可沒哉文襄歷任閩陝  
兩江於京朝士大夫嚮不致餽冰炭獨於文勤每歲必以  
千金爲贐訖終身無間高舉己未進士相傳禮部放榜後  
肅爲之竭力揄揚於公卿間必欲以第一人處之及覆試  
保和殿欽命詩題官韻限十二文而高誤押入元韻一字  
因置四等罰停殿試一科肅亦爲懊喪無已次歲庚申恩  
科高臚唱列入二甲肅於朝考前一日探得詩題爲紗窗  
宿斗牛得門字唐人孫逖夜宿雲門寺詩也亟召高至密  
以題紙授之且勗曰此番好爲之朝元當可望也入場題

下果符通場三百人無識出處者高意得甚自命不作第  
二人想出場後持詩稿卽往謁肅肅覽之頓足曰完矣完  
矣蓋通首除官韻外其七字皆押入十一真部也翌日榜  
發復列四等引見得歸班銓選王壬秋嘗戲以聯語贈高  
曰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嘻謔而虐矣自肅伏法後高  
益潦倒無聊俚文襄由陝督入軍機高猶旅食京師也文  
襄出督兩江亟爲高報捐道員指分江南囑其先行到省  
以俟高引見畢卽由海道南下文襄由內地徐徐行抵瓜  
洲司道以下官皆渡江迎謁猶不見高來奇之俄渡江至  
金陵城外高猶未來文襄不能忍詢諸藩司某某愀然對



曰高道於昨日逝矣文襄亟往臨哭之爲不怡者累日高號

伯足江西湖口人同治末年官吳縣知縣光緒七年卒於吳中

### 延樹南宗伯之大節

光緒丙戌三月孝欽太后率德宗恭謁東陵至定東陵孝貞顯皇后陵也鑾輿甫至未行禮先詣配殿小憩所司以禮節單呈進后閱之色頓不懌擲之地命另議以進蓋照例拈香進酒須跪拜故后不願也是時高陽李文正爲漢尚書聞命色變戰栗不敢出一語滿尚書延樹南宗伯煦獨奮然曰此不能爭國家何用禮臣爲公不敢言我當獨面奏卽肅衣冠入見跪殿門外大言曰太后今日至此兩



宮垂簾聽政之禮節無所用之唯當依顯皇帝在時儀注  
行之耳后聞奏失色命之起公對曰太后不以臣不肖使  
待罪禮曹見太后失禮而不敢爭臣死無以對祖宗不得  
請誓不敢起后不得已可其奏公乃徐謝恩起當是時同  
列皆汗流浹背公從容如平時卒成禮而後歸是科會試  
改十一日  
入場蓋車駕初  
八日始還京也

薛雲階司寇之法學

前明六部權最重爲部郎者率視外任如左遷國朝官制  
無異明代而部權之衰則一落千丈矣士大夫起家進士  
任曹司二三十年京察注上考始得一麾出守同儕望而

羨之真有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之慨噫可以觀世變矣諸  
曹司事權皆在胥吏曹郎第主呈稿畫諾而已惟刑部事  
非胥吏所能爲故曹郎尙能舉其職刑部事統于總辦秋  
審處額設提調坐辦各四人主平亭天下秋審監候之獄  
必在署資深且深通律學者始獲充是選長安薛雲堦尙  
書允升官提調十餘年始獲外簡甫六歲復內擢少司寇  
洊長秋官掌邦刑者又二十年終身此官其律學之精殆  
集古今之大成秦漢至今一人而已嘗著一書以大清律  
例爲主而備述古今沿革上泝經義下逮勝朝比其世輕  
世重之迹求其所以然之故而詳著其得失以爲後來因

革之準書凡數十冊冊各厚寸許卷帙繁重竟無人能爲  
任剗劂者恐日久終不免佚闕矣

尙書清癯瘦削若不勝衣而終日端坐讀書無倦容語音  
極小而清朗每在稠人大會中忽發一言雖坐離數丈者  
亦聞之歷歷不啻促膝對語而大聲雄辯者其音反爲所  
掩蓋壽相亦異稟也嘗言士大夫一生學問爲一事科名  
爲一事官職名譽又各自別爲一事兼是四者古今殆罕  
其人以王荆公之道德氣節而宋儒至儕諸盧杞包孝肅  
使生於兩漢時在酷吏傳亦不過僅居下駟之列而至今  
婦孺皆知奉爲神明名實何必相符史冊安有定論耶嘗

爲嘉興沈乙盦述之乙盦歎息以爲至言

寶文靖遺事 二則

恭忠親王在政府與寶文靖相得王恆呼文靖爲龜一日  
退值偕行過一豐碑下王指負碑之鼯鼯戲文靖曰此爲  
何物文靖正色對曰王爺乃不識此物乎此龍生九種之  
一耳王亦鼓掌大笑

寶相國退閒後常語門下士曰吾他日身後得諡文靖於  
願足矣及其薨也易名之典適符素志蓋門下士具以公  
意啓樞臣而樞臣爲之乞恩也

多忠勇公軼事



中興諸將之善戰者以多忠勇公隆阿爲最公之戰功始於東南而終于西北東南戰事最久而不如西北關繫之重蓋其在東南不過攻城野戰之勛而在西北則仗鉞專征獨當一面也同治元年陝回亂起朝廷以勝保爲欽差大臣帥師西征勝保在皖北頗著聲績及西入關則銳氣頓挫株守省垣日縱淫樂不敢言戰事言者交章論劾詔逮治入京而以公代之回匪逆巢在渭北者凡三城最東曰羌柏在同州迤西有蘇家溝再西爲渭城蘇家溝渭城皆在咸陽境賊於渭城建府治蓋居然以僞都視之矣公督師入關徑趨羌柏力戰三日夜克之殲悍賊幾盡移師



西指羣賊懾公威蘇渭兩城皆一鼓下陝回皆西走甘肅  
大軍方欲上隴而蜀匪驟出山據整屋鄠縣乃移師而南  
整屋甫下公亦致命千鈞之弩傷於鼯鼠惜哉回逆最悍  
耐戰過粵匪遠甚賴公先後十餘戰盡梟其魁桀左軍西  
征直因公成局而蕝其事耳微公造攻於先後來成敗未  
可知也然公苟不死則必舉逆孽而盡殄之平慶涇固閒  
無花門蹤跡矣文襄後來招撫直出于不得已車箱之峽  
隱憂方大安得起公九京而付以西陲之事哉

公致命後秦人德之甚雖婦孺無不下淚者而駐防旗丁  
獨深憾之方賊之圍攻省城也官軍分城而守東北隅在

滿城內故旗營主之佐領某潛輸款於賊約爲內應期以六月望夜分賊舁雲梯由東北角樓下登城而某自城上援之至期大風雨賊所持草炬皆溼不能然迷失路反向北行奔馳至曉則已在渭濱去城四十里矣某得賊賄千金欲奄有之其黨大憤遂上變將軍乃斬某以徇賊旋敗退城幸得全公旣抵陝聞其事乃震怒立奏誅同謀者數十人而盡革旗營月餉當是時旗丁衣食無所資相率拆售屋材以餬口鬻子女賣婦者相屬也公薨後繼任者始奏復之故旂丁憾公特甚至今公專祠中春秋社賽旗人無一至者

國朝列女傳三人

曾見達縣吳季清先生所箸筆記有紀國朝列女三事云  
聞之湘潭王壬秋後讀壬秋湘綺樓全集有此三傳而所  
紀詳略各不同第一傳香妃事以孝聖憲皇后爲主與季  
清所紀宗旨更互異因憶而錄之以備異聞季清殉節三  
衢盡室國殤遺箸悉葬之烈火中矣錄此三事竟猶想見  
宣南冷寺中掀髯劇談時也黃墟腹痛之感不禁涕泗之  
交集矣

回部王妃某氏者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國人  
號之曰香妃或有繩其美於中土者高宗純皇帝微聞之

西師之役將軍兆惠陞辭上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師先密疏奏聞上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護視起居維謹慮風霜跋涉致損顏色兼以防其自殊也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上至則凜如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無已令宮人善言詞者諭以指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決不肯效兒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當以報故主上如強逼我則吾志遂矣聞者大驚諱其侶欲共劫而奪之妃笑曰無以爲也吾相衣中尙有如此刃者數十計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輩



如強犯我者吾先飲刃汝輩其奈何宮人不得要領具以  
語白上上亦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卽復出猶  
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怠也則命諸侍者日夜邏守之妃  
旣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監者昕夕不離側卒無隙可  
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潛然泣  
下上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  
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今其地尙無恙也時孝聖憲皇后  
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上毋往西內且曰彼旣終不肯自  
屈曷弗殺之以成其志無已則權歸其鄉里乎上雖知其  
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數年會長至園丘大祀上



先期赴齋宮太后矚上已出急令人召妃詣慈甯宮妃既至則命鑄宮門雖上至不得納乃召妃至前問之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爲耶對曰死耳曰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頓首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閒關萬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雪恥耳今旣不得遂所志此身真贅旒無甯一瞑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爲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臣妾地下感且不朽語罷泣數行下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入旁室中縊之是時上在齋宮已得報倉皇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不得入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啓傳太后命

引上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面色猶含笑也乃厚其棺  
斂以妃禮葬之

舊史氏曰吾讀亡國之史至于晉羊后北齊馮淑妃南唐  
小周后之遺事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即孟昶宮人費氏賦  
詩見志慨國無男未嘗不志節佼佼然卒之失身宋祖雖  
異辭自解潛祀故君然亦兒女子之愛情而已未足以爲  
訓也今世所祀張仙起於宋世本花藥夫人在宮中潛祀  
孟昶一日藝祖見而問之則詭以張仙對謂婦人祀  
此像者可以生男藝祖乃釋然宋人說部中多載其事嗚乎孰謂域外遠夷巾幗中  
乃有荆軻豫讓其人耶錢牧齋龔芝麓之徒可以媿死矣

旗人某氏女者父爲驍騎校夫婦老而無子且家赤貧恃

女針黹以養縫澣滷廚之事悉一身兼之女略識文字有暇則聚鄰童教以識字藉博升合資時咸豐初年也一日禁中選秀女期屆女名在籍中聞報抱父母慟哭念己入宮父母老無依且展轉死溝壑欲奉親以遁者數矣故事無問官民家女旣當選則以官監守之慮其遁也女旣不克脫不得已屆期隨衆往排班候駕於坤甯宮門外時天甫黎明也是時金陵甫失守羽書絡繹至上憂勞旰食每樞臣入見議戰守事輒至日昃乃退民家女初入宮禁已戰栗不自勝又俟駕久罷倚不能耐重以飢渴交迫相向飲泣監者叱之曰聖駕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衆

聞言愈戰懼欲絕女勃然起厲聲語監者曰去室家辭父母以入宮禁果當選卽終身幽閉不復見其親生離死別爭此晷刻人孰無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况鞭笞乎且赭寇起粵嶠閒不數載悉長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能求將帥之臣汲汲謀戰守以遏賊鋒保祖宗大業而猶留情女色強攫民家女幽之宮禁中俾終身不獲見天日以縱己一日之欲而棄宗社于不顧行見寇氛迫宮闕九廟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笞鞭乎監者大驚急掩其口而上適退朝御輦已至前矣因共縛其手牽詣上前抑之跪女猶倔強不肯屈膝初女所言上



已微聞之至是復笑問其故女仍侃侃然奏如前語上欣然喜曰此真奇女子也亟命釋其縛令引入宮中朝見皇后時某邸方喪偶謀續娶因以女指昏焉而罷所選秀女使皆寧其家

舊史氏曰甚矣人主聽言之難也往往師保疑丞諫議拾補竭其法語異言疏十上而不能一紆天聽者匹夫匹婦兒女子之流顧能以一言感之且其言恆有常人所不堪者而英君誼辟獨能欣然容之豈不奇哉聞諸故老列祖到宗之文學以文宗爲最優御極之初天下欣欣有小堯舜之稱然曾文正奏進孫文定三習一弊疏請銘諸座右



聖意怫然幾欲降旨詰責賴祁文端從容申解乃已疏中  
所言較庶女呼號之詞其順逆當不可同日語矣乃彼所  
苦心孤詣而不能得者此獨於立談間得之誠以危言抗  
論適中肯綮且一出中心惻怛之至誠而絲毫無所矯飾  
故耳然非文宗之聖又胡能紆尊從諫若此哉嗚呼此其  
所以撥亂反正而卒基中興之烈也歟

某氏者河南民家女也生而奇慧鄉里以針神譽之少失  
怙恃鞠於兄嫂兄嫂皆鍾愛之爲擇配甚苛故及笄猶無  
人委禽也女一日以麥草織雨笠窮工極巧鉤心鬥角竭  
數十日力僅成一具持付兄俾詣市售之曰第索價百金

無增減有購者卽詢其里居姓字而謹識之兄訝曰一笠耳惡能直百金持以過市人不將疑我狂耶女曰第如我言行之必有購者如其竟無人不怨兄也嫂在側默喻其意知女意在擇偶也因促其夫如妹言兄不得已持以出閱三日無人問價者意女特讐言耳日暮倦欲歸忽一少年翩然來迎與語衣履脩潔神宇閒雅兄故所相識隣村某高材生也見所持笠異之把玩不釋手問持此何爲以求售對詢其價以百金對生沈思久之恍然悟卽邀兄詣其家出百金授之而留其笠兄微以言叩之則生猶未娶也歸告妻使以語妹女果首肯亟以媒氏往婚遂成卜日

親迎以歸伉儷果綦篤壻家故無舅姑惟夫婦二人偕隨之樂誠萬戶侯不與易也生寶愛草笠甚令女爲製錦韜藏其中出必冠之無間晴雨歸必手自拂拭韜而懸之帷中以爲常數年後女舉一子已呀呀學語矣生有所善某富室子者嘗求昏于女女以其無行却之至是益妒生之得美婦也謀所以閒之者乃陽納交焉恆招生爲詩酒會因導之爲狹邪遊生惑焉出輒數日不歸女憂之乃婉語曰昨某君來吾家吾於屏後窺其人目動而言肆是殆有異圖不可近也生未以爲然笑置之一日醉歸忽易笠而帽女訝問之則已爲某乘醉攫去矣女默然亦無一言生

倦而酣寢曉始醒則獨臥於床訝女胡蚤作呼之不應亟  
起視已縊於窗櫺間矣生駭極木立大痛茫不知其故俯  
視碎錦狼籍地上拾審之卽所以韜笠者始悟女所以死  
乃大痛悔號泣數日亦感疾死

此事與湘綺樓集大異

舊史氏曰易有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女者可謂  
能見幾者矣生之寶愛是笠也非笠之足寶寶製是笠者  
之人耳夫以造次不肯相離之物忽慨然舉以與人而弗  
之惜寵移愛奪之機朕矣女也不死其將坐待爲班姬之  
扇樓東之珠乎嗟乎使淮陰而知此則必無雲夢之禽使  
陸敬輿而知此則何至有忠州之謫古今豪俊奇偉之士



如劉誠意者庶其近之矣

李蓮英女弟之指昏

李監蓮英有一妹國色也辛卯壬辰間年甫逾笄尙未適人李數繩其美於孝欽遂召入內侍起居李妹故慧黠善伺人意孝欽寵之甚呼爲大姑娘每日上食時惟李妹及繆素筠女士侍后左右同案而食皇后及諸妃嬪皆立伺於旁一日某福晉入宮候起居福晉于孝欽爲姊妹入宮相見未嘗賜坐是日請安畢忽賜坐福晉驚悚逡巡不敢卽坐孝欽微哂曰吾所以賜坐者豈爲爾乎爾不坐大姑娘不敢坐彼漢裝纖足那能耐久立乎福晉憤甚而不敢



言歸卽發病蓮英之進其妹本欲效李延年故事而不悟  
上非漁色之主所圖竟不遂蓮英之慕上此亦其一原因  
也內務府司員某者年少貌美適喪妻孝欽遂爲李妹指  
婚焉武進屠敬山水部寄結一廬詩集中有宮詞二首其  
一云偷隨阿監入深宮與別宮人總不同太母上頭宣賜  
坐不教侍立繡屏風又某君小游仙詞中一首云漢宮誰  
似李延年阿妹新承雨露偏至竟漢皇非重色不將金屋  
貯嬋娟卽詠此事也

廚役高識

甘肅牛制府鑑少時家甚貧徒步走千餘里至西安肄業

關中書院無以給饗殮資常寄食於院中之廚役某叟家  
某叟偉其氣宇知必大用不責償也牛後通籍報以千金  
及督兩江某叟猶健在年逾七十矣家亦小康因往訪牛  
牛留之署中及鴉片戰事起牛附和弈山伊里布等力主  
和議陷陳忠愍裕靖節於死某叟乃大憤馳書告其子舉  
家中產業凡以牛贈金營運所殖者悉斥賣之匯其銀至  
江南計逾二千金乃持以謁牛曰牛先生昔吾所以解衣  
推食者以子氣貌英偉將來必大用爲國家名臣耳豈望  
報乎今子乃誤國至此吾義不受子之惠請以昔所贈及  
歷年所得子金悉還之子吾仍爲廚役不慮餓死也牛亟

起謝竟拂衣去告貸于鄉人乃得歸聞牛同鄉述此事惜竟不知其姓名矣牛先生者牛昔爲諸生時某叟常以相稱者也

沈副憲之知遇

高宗純皇帝訓政時三省教匪方熾宵旰憂勤視朝較平時恆早數時一日召樞臣俱未至獨章京吳熊光入直遂蒙召對是日卽降旨以熊光爲軍機大臣嗣後無召見章京者光緒甲申春恭忠親王寶文靖李文正諸公之出軍機也是日諸公皆已至直廬方預備入對忽奏事內監傳旨令王大臣皆毋庸入見而單召領班章京沈源深進內

獨對於是諸公始知有大處分前數日固毫無音息也是日承諭擬旨述旨皆沈一人爲之沈河南祥符人由進士部郎入直是時方官大理寺卿故事領班章京迴翔未久必補軍機大臣沈又承特達知遇如此衆謂不日必當國矣未幾升副憲照例出樞廷乃竟數年不遷僅於庚寅恩科典禮部試旋卽下世竟未得與爰立之選信乎升沈之有命也

某太史遺事兩則

某相國者講學家也其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時延一新留館之某太史爲諸孫授讀相國生平固深惡吸食雅片烟



者太史到館數月賓主極相契相國方自喜爲諸孫得良師一日太史獨坐齋中整檢箱篋中物篋底固藏烟具方一一拂拭刮磨而生徒突自外入亟掩藏之則已無及矣諸公孫下學歸因爲相國言之相國乃頓足太息歎知人之不易且惜太史之少年自暴棄也偶退朝回步至書齋就太史談移時因及吸烟之害遂反覆痛切言之太史悚息側聽良久倏肅然起立涕泗被面曰某雖愚亦知師言必爲某而發某不肖未嘗奉教于大君子之前少時偶因疾病藥餌無靈友朋因以吸烟勸爾時不知其害貿然從之沈溺此中者十年矣今聞師言如夢初覺十年來殆不



可爲人自今日起誓當痛絕之相國見其意誠轉抱不安  
慰之曰君旣因病吸烟驟絕之恐宿疾復發但有志戒絕  
漸進可耳太史曰不然改過貴於勇猛向不知其爲害相  
與安之今旣知其非義則斯須不可淹留朝聞道夕死之  
謂何即使觸發宿疾遂致不救不猶愈於爲吸烟之人以  
終乎乃卽相國前啓篋盡取其烟具出毀而棄之相國大  
歎異所以慰藉之良厚太史自此日危坐齋中不出跬步  
者兩月餘相國諗知之乃益服其進德之猛改過之速爲  
生平所未見留館授職未十年遽保列京察一等擢守雄  
郡實則太史生平並不吸烟也

太史一日偕同官詣院接見

掌院學士每月三次詣院至則諸翰林來署坐談數刻每

班十人謂之接見侍讀以下至編檢皆與焉庶子以上則否蓋翰苑職事清簡自清秘堂辦事諸員外罕有得見掌院者故爲此制使堂屬得常相見藉以察其人之賢否也相國從容問曰君讀何書太

史答曰數日以來未嘗讀書適購得菊花數十盆羅列廳事中終日靜坐其間爲養心之一助而已相國乃咨嗟太息曰數日未與君相晤語所見又進一步矣但君必觀花始能養心若老夫則空所依傍雖目中未接一物而此心常覺活潑潑地似當較勝君矣太史栗然改容應曰吾師造詣已至顏子心齋坐忘境界豈門生之所敢望門生不過略有周茂叔綠滿窗前草不除之意耳始兩人問答時

旁坐九人已不禁失笑恐失儀皆竭力抑制之至此不復能忍竟哄堂大笑遂匆匆而散

### 浙案異聞

浙江葛畢氏一案爲光緒初四大案之一自經部審平反久成信讞矣乃以蒙所聞則頗有與當時案牘異者蓋葛品連雖未被謀害要非良死葛畢氏亦實非良家婦也畢故餘杭土妓楊乃武與縣令劉錫彤之子皆昵之楊以諸生武斷鄉曲常恃劉爲護符劉亦藉楊爲爪牙故二人相得甚歡而以畢氏爲之媒介楊旣捷秋試家計頓裕畢氏遂議委身事之謀旣定爲劉所偵知乃大憤於是謀所以

陷楊者而適有品連死事品連者畢之夫魯而懦畢平時故庸奴畜之品連不能堪因乘間服阿芙蓉膏以死劉訶知之則大喜卽召品連之出母某氏者至餌以厚賄俾投狀訴冤稱子被二人者謀死縣令逮楊及畢氏至脅以嚴刑五毒備施不勝楚皆引服浙之士大夫則起而大憤謂楊雖非端人而品連實非所謀害縣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鉏之耳乃合詞控諸都察院然葛品連之服毒果實則楊之冤終無由雪故堅稱品連實病死而非毒斃後事下學使者覆訊仍以原讞上浙京官益恚再疏爭之而刑部提訊之旨下部檄至浙令縣令親解屍棺入都浙紳聞之



大懼亟謀乘夜啓品連棺以他屍易之劉令故貪鄙署中吏役莫不恨之次骨故無一人洩其事者劉令行時尙陽陽自得語人曰品連服毒固確楊乃武終無由卸罪吾行騎款段出都門矣旣抵部部臣奏請開棺蒸驗先照例詢劉令是否眞苦主屍棺劉答以無訛且循例具親供甘結棺旣開劉乃大愕曰此似非眞屍矣問官叱之曰爾已具結于先今尙何狡辨爲劉遂俛首無一辭案旣結楊及畢氏皆釋放巡撫學使臬司及歷次承審道府州縣皆革職降調有差劉令發黑龍江遇赦不赦時年已七十矣

鎮平王樹汶之獄



河南南陽府鎮平縣猾胥胡體安者盜魁也河南以多盜故州縣皆多置胥役以捕盜爲名大邑如滑杞隸卒皆多至數千人實則大盜卽窟穴其中平時徒黨四出劫人數百里外裒其所得獻諸魁大府捕之急則賄買貧民爲頂兇以消案有司顓頊明知其故而莫敢究詰盜風乃益熾體安兇猾尤冠其曹一日使其徒劫某邑巨室席所有以去鳴諸官案久未破巨室廉知體安所爲則上控司院巡撫涂宗瀛檄所司名捕之體安大窘陰與諸胥謀以其家童王樹汶者僞爲己俾役執之去樹汶初不肯承諸役私以刑酷之且誑以定案後決無死法樹汶始應諾樹汶年

甫十五尪羸弱小人固知其非眞盜也縣令馬翥者山東  
進士也聞體安就獲則狂喜不暇審眞僞遽馳牘稟大府  
草草定案當樹汶大辟於時體安已更姓名充它邑總胥  
矣樹汶猶未之知也刑有日樹汶自知將赴市乃大呼曰  
我鄧州民王樹汶也安有所謂胡體安者若輩許我不死  
今乃食言而戮我乎監刑官以其言白宗瀛宗瀛大駭亟  
命停刑下所司覆鞫之卒未得要領樹汶自言其父名季  
福居鄧州業農乃檄鄧州牧朱刺史光第逮季福爲驗未  
至而宗瀛擢督兩湖以去獄事遂中變河道總督李鶴年  
繼豫撫任開歸陳許道任愷者甘肅人也先爲南陽守嘗

讞是獄又與鶴年有連於是飛羽書至鄧阻朱公俾勿逮  
季福且以危言忧之朱公慨然曰民命生死所繫曲直自  
當別白豈有相率煬蔽陷無辜之民以迎合上官者耶任  
愷使其黨譬說百端終不爲動竟以季福上使與樹汶相  
質則果其子也愷始大感知是獄果平反己且獲重咎百  
計彌縫之豫人之官御史者乃交章論是獄說頗侵鶴年  
鶴年初無意袒愷然出身軍旅素簡貴不屑親吏事又恚  
言路之持之急也遂一意力反宗瀛前議然樹汶之非體  
安則已通國皆知無可掩飾則益傳會律文謂樹汶雖非  
體安然固盜從在律強盜不分首從皆立斬原讞者無罪

時樹汶入獄已五年初止爲體安執爨役或曰變童也並無從盜事而讞者必欲坐以把風接贓之律於是樹汶遂爲此案正兇而官吏之誤捕體安之在逃悉置之不問矣言者益大譁劾鶴年底愷於是有派河督梅啓照覆審之命故事欽差治獄皆令屬官鞫之大臣特受成而已河工諸僚佐什九鶴年故吏夙承鶴年意啓照已衰老行乞休不欲顯樹同異竟以樹汶爲盜從當立斬獄遂成言者爭之益力吳縣潘文勤時長秋官廉得其實乃奏請提部覆訊且革馬翥職逮入都於時趙舒翹方以郎中總辦秋審文勤專以是獄屬之研鞫數月始得實行具奏矣而鶴年



使其屬某道員入都爲游說某故文勤門下士文勤入其說遽中變幾毀舊稿仍依原讞上矣趙爭之甚力曰舒翹一日不去秋審此案一日不可動也方爭之烈文勤忽丁外艱去官南皮張文達繼爲大司寇文勤亦旋悟貽書文達自咎爲門下士所誤所以慰留趙者甚力疏上奉旨釋樹汶歸戍馬翥及知府馬承脩極邊鶴年啓照及臬司以下承審是獄者皆降革有差而朱公己先以他事里吏議則任愷嗾鶴年爲之也方三法司會稿時豐潤張學士佩綸署副憲閱疏稿竟援筆增數語于牘尾曰長大吏草菅人命之風其患猶淺啓疆臣藐視朝廷之漸其患實深云



云輦下士大夫莫不歎爲名言一時督撫皆爲之側目其實此語亦有所本當光緒丁丑刑部治葛畢氏獄給事中王昕疏劾浙撫楊昌濬疏中大意卽此數語也

今禮部侍郎張亨嘉於時以大挑知縣需次東河啓照之派員讞案也亨嘉與焉獨持議平反不肯附和鶴年黨比提部部檄查取諸承審官職名亨嘉請去己名啓照不許乃請咨會試陳牒刑部述此案始末綦詳以是免議旋即於是科成進士入翰林義甯陳撫部寶箴時官豫臬當朝命啓照覆訊也陳公固心知樹汶冤以啓照爲其鄉先輩冀力爭得轉圜而啓照中先入言卒不從及部檄至有謂

陳公可據此自辨者陳公謝之曰吾不欲自解以招人過也遂同里吏部議獄之起當光緒己卯訖癸未春始議結今二十八年矣豫人談斯獄者猶曰微朱公樹汶無生理也然體安卒無恙

朱公號杏簪浙江歸安人禮部侍郎祖謀之先德也

王可莊太守失歡於寶文靖

閩縣王可莊太守仁堪光緒丁丑以進士第一人入翰林方其未捷時以舉人官內閣中書才名固已藉甚諸巨公爭欲羅致門下是科寶文靖以次揆主會試得太守喜甚已而文靖又奉命充教習庶吉士庶常館大課賦題爲靈壽杖官韻中有相字太守賦云危不持而顛不扶焉用彼

相文靖閱之大怒以爲有意諷己也遂終身不與太守相見

輓聯

陳弢庵學士會辦南洋海防丁母憂歸里豐潤張幼樵學士以聯輓之曰狄梁公奉使念吾親白雲孤飛將母有懷嗟陟屺周公瑾同年小一月東風未便吊喪無面愧登堂時方當馬江敗後故其辭悲憤異常馬江之役人多以咎豐潤然豐潤不過會辦耳書生夙不知兵而受任於倉卒之際號令不專兵將不習政府又力禁其先發著著皆有取敗之道一督一撫一船政大臣開府有年何竟一無備

禦旣知豐潤調度乖方何不先事奏參此何等事而可袖  
手旁觀乎斯時閩中大吏殆惟幸豐潤以敗而藉手於法  
軍於取之耳豈有絲毫爲國之意耶豐潤出京時閻文介  
執其手而謂之曰子其爲晁錯矣閩事之必敗智者莫不  
知之卽豐潤亦未始不自知之知之而不得不往殉之其  
遇彌艱而其心未嘗不可諒也然法帥孤拔實爲吾礮所  
斃故船局雖毀而不敢進趨省城然則茲役雖敗猶不無  
尺寸之功焉視甲午之役孰優而孰劣也

錢塘孫子授少司農薨於位王黻卿農部頌蔚輓之曰公  
以枚乘給札兼浮邱授詩直道難行往事不須慙醴酒我



本詞館門人備司農掾屬文章無命逢人猶自惜焦桐蓋  
司農初爲南書房翰林後入毓慶宮授德宗讀眷畀日隆  
行陟正卿忽以失察戶部書吏案退出毓慶宮遂一蹶不  
振鬱鬱以歿故上聯以申公爲比下聯則農部由庶常改  
官部曹故以焦桐自慨也蒙於司農爲再傳弟子嘗侍公  
座爲言授讀時上之天亶聰明眞非常人所及讀書不三  
徧卽成誦能熟背授之講解未嘗或忘其或有所疑而垂  
詢者則皆講義之所未及或與他篇有牴牾同異者也時  
聖齡纔十四五耳後來外間傳言謂上讀書不慧者皆謠  
詠之言不足信也



紀馬江死事諸將

甲申馬江之敗世皆歸罪于張幼樵學士然諸將用命力戰死綏其忠蓋實有不可沒者且法人內犯實仗孤拔一人自孤拔斃於礮法人已失所恃遂不復能縱橫海上功過亦差足相抵較之大東溝劉公島諸役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爰檢篋中舊所錄存學士爲諸將請卹疏彙錄之於此方今朝廷銳意規復海軍聽鼓鼙而思將帥其亦有奮袂而起以追先民之風烈者乎按是役死事最烈者爲督帶飛雲兵輪副將銜參將高騰雲管帶福星輪船五品軍功陳英原疏敘高事云該參將由粵來援論事吶吶如

不出口前月二十六日法增一船諸將來請援高騰雲獨  
義形于色臣心異之夜復來見詢以方略高騰雲曰閩防  
之意本以牽制使敵不發耳廠非戰地也但礮注子人枕  
戈者已一月晝夜相持咫尺間恐釀成戰事知帥意急欲  
先發必多牽制不可得南洋援必不來卽來怯將亦無用  
徒害事耳臣詰之曰然則奈何對曰專攻孤拔得一當以  
報而已臣欲令其統率諸將則辭以資望在李新明後且  
曰水師船各自爲戰非若陸軍一將能指揮十餘萬也請  
不必紛更堅守以待上命該參將旣去臣復囑各船就商  
籌策該參將志定神完誓死報國是日手發巨礮擊其烏

波船一一命中以一飛雲小艦當敵人三大艦中流堅拒不退忽橫來一礮該參將駭爲之折復一礮遂飛入水中而沒舟乃發火其敘陳事云該軍功人極瘦弱文理甚優方敵艦日增臣深憂之陳英上書請以各輪船合攻孤拔座船而艇船等發火牽制下游使各輪小商船水勇及捍雷船截其魚雷艦所論均有條理臣采其論下諸將布置略定無如法暗約英美先發也陳英見英美船驟下急起旋誓衆曰此吾報國日矣吾船與砲俱小非深入不及敵船敵以三船環之舟中機損人亡不顧但以礮向孤拔船孤拔船受礮略退敵復增船來持至一時許陳英猝中礮

於望台學生王漣隨殉船始焚毀英美船觀戰者均稱歎  
不置爲之深惜云云後奉旨高騰雲照總兵陣亡例從優  
議卹陳英給都司銜照都司陣亡例從優議卹王漣照五  
品官陣亡例議卹是役力戰死者尙有千總許壽山葉琛  
五品軍功林森林三人

甲申越南戰事雜紀

昨從友人齋頭讀鄂中吳君光耀華峯文集中有甯副將  
戰事略一首其敘甲乙閒越南戰蹟與官中文牘及海內  
傳聞有迥異者爰擷其要而錄之於此

甲申越南之役兩廣總督張樹聲前雲貴總督劉長佑暨



沿江海督撫各徵兵出鎮南關是爲中路之師廣西巡撫徐延旭屯諒山督師樹聲遣將黃桂蘭董履高等多淮軍延旭異懦不敢違總督意旨盡用其人而自用黨敏宣陳朝剛陳得貴等皆廣西人延旭倚桂蘭俾盡統諸軍當前敵駐北甯延旭自統二十餘營爲後路桂蘭所統凡四十二營在北甯日夜酣酒奪民間妹崽恣爲荒淫不恤軍事部下益相習無紀律越南人怨之次骨會有教民賄敏宣請給軍裝助戰敏宣言諸桂蘭桂蘭已昏醉悉聽敏宣言教民得軍裝遂助法攻官軍官軍潰走延旭逮問朝命潘鼎新爲桂撫而以布政使王德榜署提督代桂蘭且命斬



敏宣及總兵陳得貴敏宣以退縮得貴則首失扶良礮臺者也時敏宣猶領三千五百人屯諒山爲桂蘭軍營務處合所節制尙二萬餘人兵權甚盛得貴所領亦千人德榜懼其叛秘不發而令部將甯裕明往誘之裕明以一騎一卒往迎敏宣聲言籌軍食而一幕客廣西人者繼之客固敏宣鄉里謂可通誠也裕明見敏宣邀與同往大營敏宣不疑單騎隨之行才入關遽就縛搜其身得雙響手槍二己上子藥矣遂斬之並斬得貴得貴初猶侃侃辨謂吾退礮臺有將令詰以尅扣軍餉事始俯首無語桂蘭夜餌金死朝剛亦當斬亡命不知所在敏宣曉相人術自以法當

死兵故每戰輒退縮至是竟死刑

越南一役諸將善戰者以甯裕明爲第一裕明湖南衡陽人初隨劉武慎軍甲申春淮軍旣敗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廣武三營屯觀音橋調裕明領右營閏月丙午昧爽法人由郎甲進攻觀音橋橋南北皆山高數十丈北嶺尤斗絕提督萬葉以所部四千人屯橋南當前敵裕明從玉科與提督王洪順屯橋北爲後勁日未晡萬葉戰敗退至橋北倚北嶺而陣法軍從之入裕明急出萬葉後登北嶺絕頂發礮下擊別伏兩哨於山之左右麓橫截法軍之要法軍悉力禦嶺上軍不虞伏兵之驟出也大驚潰走諸軍

悉衆追之至郎甲殲其銳卒數百人於是法人始有求和之舉洪順不知西人好爭高乃屯山下平地幾爲敵所乘然見前敵敗退能督隊不少却萬葉雖敗而部伍井井不稍亂故卒能轉敗爲勝二人皆淮軍良將也萬葉後怒鼎新賞不公辭歸而裕明敘績以千總超擢游擊會奉電旨令退師毋礙和議我軍如約退入鎮南關法人約退東京乃止退北甯裕明說玉科謂法人詐和必不可信宜乘機進兵旋奉旨派員潛赴敵境偵探諸帥皆謂無如裕明裕明遂行以六月乙酉發觀音橋晝伏夜行蠻烟瘴雨備嘗艱苦七月癸卯朔歸龍州說鼎新宜進兵於是遂決二次

大舉之議

八月庚寅我師敗績於郎甲郎甲南距諒山十五里北距觀音橋八十里東輪頭西太原各百里先是越南教民送豕羊犒軍報法人且至方提督友叔謂之曰我軍裝未齊營壘未固不能速戰越民遂去不二日而法兵大至矣關外林木叢密法人倚以自蔽我軍竟不之覺昧爽忽聞礮聲友叔猶曰兵勇打冷礮耳俄而開花彈落營中炸死十餘人始知敵至時築壘未畢軍人各散就村中爲食周提督者率二千五百人駭而奔友叔以千人亦奔法人萃於玉科營圍之數十重裕明令軍中卽無事亦戒備如對敵



故拒戰獨整暇乃憑牆發槍法人更番迭進死傷如積營  
牆猝轟倒裕明以親軍三百人且戰且掘坑朝至日昃法  
人數萬衝突數十次卒不得入左右呼裕明曰大人不速  
出死傷無孑遺矣裕明回顧見積尸縱橫四面皆法兵不  
見援兵一人望玉科中軍圍尤厚不知存沒乃慨然曰戰  
死槍走亦死槍甯戰死耳左右曰統領猶在裕明曰卽欲  
出亦必殺入時天已昏黑裕明乃口銜匕首右手縱火彈  
左手持馬刀馳而斫左右隨而馳斫者二百餘人法兵皆  
披靡竟入軍中玉科左右僅數十人尙據內濠力戰裕明  
於是衛玉科出土卒死者又五十人傷四十餘入存者止



百人耳玉科既出左右僅三人由是益親裕明裕明亦樂爲玉科用是役也玉科懲黨敏宣前事拒教民不使見而友叔不知教民皆法軍間諜遽納之入且以實語之故及於敗我軍死千餘人法軍死者亦相當而玉科裕明之能軍乃大著友叔被創怨周提督之不相救也周亦懼誅吞金死

十一年正月諒山既失守諸軍退屯鎮南關內獨玉科屯關外十五里之文淵距法軍所駐五里己酉昧爽法軍進犯裕明陣中嶺身當前敵分兵據左右二嶺左嶺徐占魁當之右嶺廖應昌當之玉科駐大塘嶺上督戰後裕明陣

里許綏甫交占魁礮傷足遽回營應昌懼而奔一軍隨之  
獨裕明督所部力戰法人分兵從右嶺入玉科見應昌敗  
慮裕明力單遣提督劉思河率中營親兵助之思河持馬  
刀來裕明謂且置刀亟蹲而發槍語未畢礮彈已洞穿思  
河胸玉科亦負兩傷一中頭太陽一洞腹裕明不知玉科  
之傷且死也猶遣紅旂索玉科諸營子藥盡與我我不收  
隊矣紅旂報玉科陣亡裕明乃痛哭曰主帥死我須性命  
何爲兄弟不能戰者請逃死不懼死者請隨我爲主帥復  
仇衆皆哭曰願從死裕明衝法軍擊死一五畫金線者或  
曰法總統之壻也是時礮聲如雷霆子飛如風雨槍連環

如數萬爆竹齊發如倒巖牆非忘生死者不敢斯須立也  
裕明條中彈洞右頰而出血流滿身裕明猶不知但持刀  
督軍士前進士皆大哭曰大人戴花矣戴花者軍中中礮  
之隱語也爭扶掖入關裕明不肯謂死亦當在關外左右  
給之謂玉科尙未死乃強輿入關王德榜嘗拊裕明背而  
調之曰人言我王老虎膽大汝膽乃大過我耶

二月戊寅法人攻陷關前隘隘北五里有三山如品字曰  
小南關馮子材統十營三營屯山上七營屯山下是日法  
人以奇兵趣鎮南關東嶺出閒道襲奪小南關裕明方養  
創憑祥聞礮聲裹創飛騎至則馮軍已敗下山裕明從山

北衝上馬刀斫法人法人披靡於是諸軍相繼登德榜屯  
汕隘亦聞礮聲遣都司陳得勝閒道赴援留旂幟汕隘爲  
疑兵而自率親軍施放火箭橫殺入關截法人輜重法人  
前後受敵乃敗走南方卑溼春草方生洋人革履滑輒顛  
入艸中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窮急哀呼相聞我軍戰勝氣  
益猛乘日光窮追斬馘法人數千級法人被殺急則投槍  
降去帽爲叩首狀以手捍頸軍士憤法人甚卒殺不止人  
遂謂中國人無禮也法人一敗不復整敗文淵敗諒山敗  
谷松敗威坡敗長慶敗船頭由北而南八日夜退二百餘  
里諸軍歡呼謂恢北圻復東京有日矣而停戰之詔書遽



下

章高元失青島之遺聞

德人之據青島也守將章高元疊電總署謂被德人誘之登舟幽諸舟中迫脅萬端終不爲動此事後掩飾之辭非實錄也初青島旣開闢政府擬建爲海軍根據地以文武大員二人守之文員爲山東道員黔人蔣某武員則高元也會丁酉鄉試蔣奉調回省防務乃爲高元一人所專是日日方正中砲臺上戍兵偶以遠鏡周矚海中忽隱隱見兵船一艘破浪而來疑之謂外國兵輪何事至者再審睇之則更有數艘銜尾繼至急使人報知高元高元方與幕



客數人爲麻雀戲怡然曰彼自遊行海中偶經此地耳何預吾事而爾等張皇如是俄頃船已抵岸始辨爲德人旂幟旋有水兵三四人由船中出登岸買紙筆數事而去移時卽以照會函抵高元署中高元賭方酣竟擲之几上漫不拆視誦誦曰是何大事來溷乃公又歷食頃賭倦少憩一幕客取牘欲啓封高元尙尼之幕客曰封已啓矣姑視其中作何語者旣啓某客遽狂呼咄咄怪事高元始取視乃知德人勒令於二十四鐘內將全島讓出也高元遽推案盡翻賭具於地下令迅速開隊亟出署則德兵已滿衢市隊旣齊將士皆挾空鎗無子藥急返庫中領取則庫已

爲敵所占矣乃大窘高元曰旣不能戰吾惟有與之論理耳亟詣德將侃侃與辨德將夷然曰此事吾奉本國訓條行事實無理之可言汝但全師退出而已吾亦不汝害也高元終不許遂幽之署中高元故健將然非方面才法人犯基隆時力戰嘗有功恃勇而驕漫無豫備以至於此

### 服妖

服妖之說鑿然有之辛有伊川之歎子臧聚鷓之事三代前已啓其端昔史所記如南唐之天水碧北宋之女真妝南宋之錯到底快上馬其事皆信而有徵蓋國之將亡其朕兆先見於起居服御之間氣機所感固有莫之爲而爲

者不得謂五行家武斷附會之說也光緒中葉輦下王公  
貝勒暨貴游子弟皆好作乞丐裝余嘗親見之不知其所  
自始而一國若狂爭以寒乞相尙初僅見諸滿洲巨室繼  
而漢大臣之子孫亦爭效之淄川畢東河尙書之諸孫蓋  
無人不作此裝也今其家已式微矣猶憶壬辰夏六月京  
師熇暑特盛偶登錦秋墩追暑錦秋墩者在南西門內直  
陶然亭之北都人呼之曰窰臺崔然小阜高不及二丈頂  
平寬可畝許雜樹環之四圍皆葦塘無人家烟火故盛夏  
無暑氣每歲午節後輒有人設茶肆于此陳百戲雜耍兼  
沽村酒竹籬茅棚頗有村落閒氣象也鄰座一少年面鰲

黑枯瘠如尪盤辮髮于頂以骨簪貫之

京師無賴子夏袒閒皆作是裝

裼赤足僅著一犢鼻禪長不及膝穢黑破碎幾不能蔽其私脚躡艸履破舊亦如之最奇者右拇指穿一漢玉班指數百金物也雕羽扇一碧玉爲之柄價亦不下百金箕踞而飲酒聆所談皆市井穢褻語然酒家傭奔走其側無停晷趨事惟謹不類侍他客方深異之俄而夕陽在山遊人絡繹歸忽見臺下一朱輪後檔車行馬二十餘擁之衆皆大詫因駐足觀其竟則見有冠三品冠拖花翎者兩人作侍衛狀一捧帽合衣包一持盃盤漱盂之屬詣少年側鵠立啓曰大爺輿已駕矣傍晚尙有某王府飯局須早去也



少年竦然起取巾蹟面訖一舉首觀者愈驚愕幾失聲蓋嚮之黧黑者忽變而白如冠玉也然後悟其以煤灰塗面耳盥漱旣竟徐徐著衣冠則寶石頂而三眼翎者兩侍衛擁以下旣登車游龍流水頃刻渺矣庸保乃耳語余曰此某貝勒也余益駭曰何至是友人哂曰君尙不知輦下貴人之風氣乎乃屈指爲述某王某公某都統某公子皆作是時世妝若此貝勒者猶其稍守繩檢者耳因慨然曰不及十年其將有神州陸沈之變乎友人故旗籍官內務府故知之如此其悉也果未及十年而有庚子之亂聞王公大臣之陷虜者克勤郡王爲洋兵所迫日負死尸懷塔布



爲使館擔糞吞聲忍辱甚至被鞭笞莫敢自明嗚呼寶玦  
青珊路隅飲泣荆棘十日身尠完膚哀王孫之詩乃於吾  
身親見之矣痛定思痛之餘其亦有能力洒斯恥者乎亦  
尙有樂從牧豕兒遊者乎

庚子拳亂軼聞

庚子之變正士碎首公卿駢戮自開國以來所僅見被難  
諸公其尤爲无妄之災者則海鹽徐大司馬

用儀

是已徐

公由戶部小京官考取軍機章京洊至正卿官京師四十  
餘年畏慎小心遇事模稜有孔光馮道之風而竟與袁許  
諸賢同遘奇禍實出意料之外蓋東海

徐蔭軒  
相國

深惡其人

必欲殺之而後快方甲午之役徐公以少宰爲軍機大臣而東海以大學士管吏部時東海久不召見一日忽入內

散直後至吏部徐公己先在迎謂曰聞中堂今日有封事

內容可得聞乎東海拈髯微笑曰無他言但竊附春秋之

義責備賢者耳蓋卽劾濟甯

孫文恪  
毓汶

及徐公也後徐公之

出軍機此疏有力焉其怨深矣戊戌政變後徐公再入總

署意甚得所親有勸以時事方艱當乞身勇退者徐曰吾

通籍將五十年竟不得一日爲尙書孤負此生矣終須一

陟正卿始乞退耳後果擢大司馬甫月餘而難作徐公與

瑞安黃漱蘭侍郎爲兒女親拳禍未作時侍郎在里門以

書貽之封識重重啓視之僅素紙一幅擘窠書水竹居三字而已水竹居者徐公里中別墅名也侍郎蓋以此甚其歸徐終不悟竟及于難徐死時年逾七十矣

浙右老儒某君者與許竹簣侍郎爲布衣交自侍郎持節歐西卽入其幕中十餘年未嘗一日去左右某君嘗爲人言侍郎下獄之日晨起都市尙平安寂寂無所聞日晡飯罷方坐書室中與某君閒談一面令從者駕車云將赴總署未及整衣冠忽闈人持一名刺入云有客來見侍郎審其名非素所識令闈人辭以卽赴總署有要事不暇接見闈人出須臾復入則來者自云係總署聽差武弁奉慶邸

命請許大人卽入署兩邸諸堂己先在云有要公待商也  
侍郎乃出見之立談數語某弁卽辭出侍郎乃入具衣冠  
語某君曰昨晚散署時未聞有何要事何今日兩邸諸堂  
同時俱集耶某君曰想必有事公出我亦欲至城外看外  
閒消息如何言己遂去俄復入云請公之某弁尙未去方  
在門外顧盼非常甚可疑詫且總署武弁數人吾備識之  
未嘗見此人也公可多帶數人去有不測當飭其還報也  
侍郎笑置之不以爲意及驅車出胡同口則尙有提署番  
役數人俟焉某弁一指揮爭蜂擁侍郎車不東向而北駛  
問何故則曰今日議事在提署不在總署也有頃至步軍



統領衙門某弁卽扶侍郎下車而盡斥其從者使還曰此  
間有人伺候大人不須汝等矣侍郎入引至一小室內卽  
反扃其門而去侍郎聞隔壁室內有一人叱咤聲審之卽  
袁太常也然亦不得相見從者旣歸某君大驚愕急詣王  
文勤宅探聞消息并請其論救文勤尙不信曰頃散直時  
并未奉旨安得有此事耶某君奔走終夜卒不獲要領三  
鼓後始聞侍郎及太帝皆送刑部次早又得刑部某部郎  
密書謂頃者堂官從內出卽飭預備紅絨繩恐目前卽有  
不測故事大臣臨刑必用紅絨繩面縛也某君得書猶欲  
詣文勤乞援甫出門聞人言囚車已出城乃急奔赴南市



則二公皆已授命監刑者徐侍郎承煜已驅車入城復旨  
矣

逢福陔觀察言立豫甫尙書之死人皆知爲拳匪涎其財  
富而不知尙與瀾公別有交涉其死也瀾實與有力焉先  
是都下有名妓曰綠柔者豔絕一時瀾與立皆昵之爭欲  
貯諸金屋是時瀾尙間散無差事頗窘於資故不能與立  
爭綠柔卒歸立瀾以是銜立次骨及是遂傾之以報聯苻  
仙學士之上封事請停攻使館也出遇崇文山上公於景  
運門外崇訝曰苻仙何事今日未明入直耶學士告以故  
崇勃然曰苻仙君自忘爲吾滿洲人乎乃效彼漢奸所爲

學士點庶常時崇爲學士毫不遜謝竟拂衣出崇益怒未  
閱卷大臣固師生也

數日學士遂赴西市矣是日學士已赴市將就刑忽見一  
大師兄紅衣冠由宣武門出怒馬驟馳騎後尙拖一巨物  
塵埃全涌觀者皆莫辨俄頃至刑所始知爲一人縛手足  
繫諸馬蹄面目已毀敗不可復辨私問諸番役乃知爲立  
尙書也

立聯旣死端剛諸人猶不慊將以次盡殺異議諸臣廖仲  
山尙書壽恆時已罷軍機及總署大臣然其初入樞庭固  
常熱所汲引者故端剛惡之尤甚已定於七月□十□日  
斬異議者數人而尙書爲之首時諸人亦不復秘密輦下

幾無人不知尙書於時已盡遣家屬出都而身寓東華門外一小寺中聞耗大懼屬其戚某制府乞哀於榮相榮相允之翼日謂某制府曰仲山事無望矣吾今日入對時百計爲乞恩叩首無數而慈意竟不可迴奈何君可傳語伊早自裁可也某制府以語尙書尙書竟不能引決會先期一日聯軍入城乃得脫恩恩南歸寺僧爲人言方事急時尙書在室中環走三日夜未停步不語亦不食面殆無人色云

江蘇劉編修可毅以甲午恩科南宮第一人入翰林都下傳刊題名錄或訛爲可殺一時引爲笑談而編修心疾其

不祥既留館一日與朋輩數人詣一星士星士謂之曰君  
將來必死於刑編修益大懼念詞曹清簡無抵觸刑章之  
理或將來以科場事被累如咸豐戊午之獄乎由是遂不  
敢考差然翰林俸入微薄無他差可資津貼奴僕債主皆  
望其三年一差倘不考差則米鹽無從賒取而僕輩亦將  
望望然去之於是每試輒不終場而出家中人不知猶望  
其得差也及是乃被拳匪所戕刑死之言竟驗

董軍攻使館十餘日不能下朝旨召武衛軍開花砲隊入  
都助攻今天津總兵張懷芝方爲武衛軍分統奉檄率所  
部入都榮相以城垣逼近使館居高臨下最便俯攻卽飭



懷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砲位砲垂發矣懷芝忽心動令部將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詣榮相邸請曰城垣距使館僅尺咫地砲一發閣館立成齏紛矣不慮攻之不克慮旣克之後別起交涉懷芝將爲禍首耳請中堂速發一手諭俾懷芝得據以行事言之數四榮相終無言懷芝乃曰中堂今日不發令懷芝終不肯退榮相不得已乃謂之曰橫豎砲聲一出裏邊總是聽得見的懷芝悟卽怱怱辭出至城上乃陽言頃者測量未的須重測始可命中於是盡移砲位向使館外空地射擊一晝夜未損使館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



是役也仁和王文勤公文韶亦幾不免五忠正法後端庶人之弟載瀾上疏言攻使館事而附片奏稱諸臣通敵者已盡寘典刑獨王文韶在耳斬草不除根深恐終貽後患請並誅之以清朝列疏至樞廷榮相先閱看閱畢急納其附片于袖中乃以正摺授文勤文勤閱至竟猶詢左右曰瀾公尙有一附片今安在耶榮相徐應曰想留中未下耳有頃同入見奏事既畢榮相徐出瀾奏片于袖中曰載瀾此奏可謂荒繆絕倫請太后傳旨申斥后沈吟久之始厲色曰汝能保此人無異志乎榮頓首曰縱朝臣盡有貳心此人亦必不爾奴才敢以百口保之后猶遲疑良久始曰

果爾吾卽以此人交付汝倘有變汝當與同罪榮復頓首  
謝恩乃起趨出文勤耳故重聽又所踞處去御座稍遠始  
終竟不知后與榮所言者何事後榮向人述及此事云方  
力爭時后聲色俱厲數怒目睨文勤同列皆戰栗無人色  
而文勤含笑猶自若也

張樵野侍郎遺翰

三則

南海張樵野侍郎蔭桓起家簿尉粗識字中歲始力學四  
十後卽出持使節入贊總署而駢散文詩皆能卓然成家  
餘力作畫亦超逸絕塵眞奇材也生平作事不拘繩尺且  
以流外官致身卿貳輦下諸貴人尤疾之以故毀多於譽

然幹局實遠出諸公上戊戌五月常熟去國時侍郎亦被人參奏聞東朝已有旨飭步軍統領卽日前往抄籍矣以榮祿力諫而止實則榮祿別有用心非爲侍郎乞恩也嘗見其爲人所畫便面溼雲滄鬱作欲雨狀雲氣中露紙爲一角一童子牽其線立一危石上自題詩其上曰天邊任爾風雲變握定絲綸總不驚蓋卽此數日中所作也

侍郎詩筆清蒼深重接武少陵眉山視高達夫之五十爲詩蓋有過之嘗得其遺詩一卷皆遣戍西行時關內外途中所作爰擇其尤者錄之九月晦渭南道中得廉卿祭酒書述敝居及塏兒蹤跡奉答一詩云無限艱危一紙書二

千里外話京居覆巢幾見能完卵解網何曾竟漏魚百石  
齋隨黃葉散兩家春與綠楊虛霸橋不爲尋詩去每憶高  
情淚引裾一氣關生情文交摯何大復尋陽江上之作無  
以過之留別鄧錦亭軍門云交臂京華感慨深祇憑秋雁  
寄邊音艱難三箭痕猶在倉卒離筵酒共斟瘴海同鄉知  
韋叡天山舊蹟訪裴岑長途旌旆勞相送萬古難忘此夜  
心其歌行渾灑流轉尤深入坡老之室周式如太守以錢  
叔美入關圖爲贈賦詩奉酬云松壺畫筆時所珍派別宋  
元逾三文入關圖爲蔣侯繪玉門歸鞚嘶邊塵款署南陽  
歲癸未閱世行將入十春桃花如笑簇鞭影晴川野館山



峴嶙矮松紅柳互映帶大旗獵獵懸城闐風沙萬里羌無  
垠至此似覺天迴温伯生貲郎原通人丹青賴爾能傳神  
一藝升沈會前定坎塲豈獨曹將軍海王聲價日驟長廣  
搜始自潘文勤伊余藏度本非儉巢覆散作涼秋雲天涯  
作伴祇王暉米船未許充勞薪使君投贈吉語眞髣髴仙  
梵室中聞蹇驢一夕壓球璧怪底寶氣騰氤氲廿年京邸  
相過頻屢困南箕傷溷茵便宜坊夜炙鴨臠迢迢情味猶  
在脣從茲中外頓契闊一麾西邁慳片鱗無端遇合歲云  
暮嚴譴何敢行逡巡此身九死不忍述合檢寒具供陶甄  
天教生入作左券願乞山水作塵民嗚呼孰料玉門旣出



遂無生入之望也哉侍郎富名蹟收藏石谷卷軸至多嘗  
建百石齋以儲之自被禍後桓玄寒具遂成雲烟之散沒  
矣其度烏稍嶺寄督部陶公並懷拙存徵士云鎮羌破驛  
不任住大風吹送龍潭去烏稍嶺勢原平夷往來輒與昏  
霾遇行人視此如險艱材官亟勸勿猶豫沙溝石滑叢冰  
積獨木危橋一川注幾經跋涉達山趾三五人家雜牧豎  
坡陀數折如龜穹時見烟墩閒電柱嶺巔孤峙韓湘詞賦  
及逐臣徵吉語巖程何暇叩山扉但見冰厓浮紺宇自從  
秋度四天門河潼二華忘朝暮疲極虛瞻玉女盆飢來安  
得仙人露六盤青嵐倍幽雋酌酒山靈或題句征途計日

過伊涼羌笛吹殘玉門樹郵亭三九猶晴暄天不絕人况  
編戍獰飈豈有終朝鳴四顧青蒼散妖霧沿山舊壘相委  
蛇云是防邊最要處前年鼙鼓蹙西甯漢回血戰洮湟腥  
董軍捷奏太子寺公侯從此資干城急移勝兵控山海更  
募健兒充神京甕齋經略逾萬里夾袋別已儲三明花門  
活佛並蘇息宵晝出沒無颯颯隴雲藹藹補官柳竹頭木  
屑皆有情沈蒲教肅氣靜穆上流節鉞流休聲莊浪水利  
以時拓盡收刀劍趨牛畊荷戈且廛仁人矜調護苦待冰  
橋成谿壑回春在何許去德滋遠心搖旌紀羣高榘今咸  
英侍行求己言爲經靈光殿賦不足擬說偈宜使蟒淚零

時艱更期保玉體補綴雲物酬昇平摘句如和張子漁詠  
梅云寒侵脩竹猶堪侶世有孤花貴善藏已無水部吟東  
閣幾見星躔指少微別墅豈曾萌遠志西州誰爲寄當歸  
方朔善諧嗔阿母朝雲香夢伴東坡調羹事業原虛語酒  
暈無端入醉哦路逢驛馬香何戀冷憶弓蛇影末弛寄趙  
次珊方伯云五雲樓閣調羹手萬里關河負米心皆興象  
深微別有寄托

侍郎之進用由於閻文介之汲引初以山東道員召爲太  
常寺少卿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駸駸大用矣會京  
朝士大夫以其出身不由科第故挾全力擠之直總署未

數月復出爲大順廣道旣而美使缺文介復力保遂再授少常出使洊至侍郎加尙書銜侍郎於合肥晚年頗隙末而於朝邑風義顧始終弗替文介之薨也遺疏忤孝欽意飾典獨薄禮官以賜諡請幾斬不予後卒得轉圜者侍郎力也

### 中堂之識字

剛毅爲刑部尙書上官日於諸司員言稱臯陶爲舜王爺駕前刑部尙書臯大人臯陶陶字讀本音此事早膾炙人口而不知猶有令人發噓者其在刑部日提牢廳每報獄囚瘦斃之稿件輒提筆改爲瘦字且申斥諸司員不識字諸司



員咸匿笑而已在軍機時四川奏報剿番夷獲勝一摺中有追奔逐北一語剛覽摺忽大怒謂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摺可任意錯訛耶擬請傳旨申斥衆詫而問之則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訛蓋因逆夷奔逃逐而獲之追比其往時掠去漢人之財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東西南而獨向北乎常熟在旁忍笑爲解其義剛終搖首不謂然

尙書忠愛

戊戌政變時長沙徐壽蘅尙書樹銘爲大司空是日方入署獨坐堂上忽傳太后訓政之旨下又聞派步軍統領往抄南海館急肅衣冠出堂北嚮頓首每一頓首輒呼女中

堯舜者一九呼九頓首始起近日讀某說部以事屬諸徐進齋侍郎壽朋者誤也徐侍郎是時方由皖臬賞三品京堂出使高麗尙未爲侍郎

劉博泉侍郎之直

吳橋劉博泉侍郎恩溥光緒初官御史以敢言稱與鄧鐵香鴻臚齊名然其奏疏中頗好爲滑稽之辭詞意抑揚若嘲若諷與鴻臚之樸實無華者迥異宗室某甲設賭局于皇城內有旗人某乙者亦世家子以飲博傾其家貧無立錐一日博偶贏往索博進竟被毆死其屍暴露城隅者二十餘日無人爲收斂官亦畏某甲勢不敢過問侍郎乃上

疏言其事略謂某甲託體天家勢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  
貿然往犯威重攢毆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貴胄區  
區殺一平人理勢應爾臣亦不敢干預唯念聖朝怙冒之  
仁草木鳥獸咸沾恩澤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飽烏鳶揆以  
先王澤及枯骨之義似非盛世所宜合無飭下地方官檢  
視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也云云此疏詞氣憤懣尤乖奏  
對之體蓋其時清流諸君子意氣甚盛侍郎知朝局不久  
必變恐被波及欲先藉微罪以行與嘉慶時吳省蘭之保  
王曇工掌心雷同同一用意耳然疏上竟未蒙譴責原摺且  
發鈔自此遂緘口結舌等於仗馬矣庚子秋侍郎且躬爲

統領義和團大臣云

張文襄遺事 二則

同光間某科會試場後潘文勤張文襄兩公大集公車名士燕於江亭先旬日發東經學者史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輿地學者歷算學者駢散文者詩詞者各爲一單州分部居不相雜廁至期來者百餘人兩公一一紆尊延接是日天朗氣清遊人亦各興高采烈飛辨元黃雕龍炙輠聯吟對奕餘興未沫俄而日之夕矣諸人皆有饑色文勤問文襄今日肴饌令何家承辦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當奈何不得已飭從者赴近市酒樓喚十餘席至皆急就章也



沽酒市脯重以餒敗飯尤粗糲衆已憊莫能興則勉強下咽狼狽而歸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爲笑談

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餘夕不交睫其督蜀學時一日出城遊浣花草堂偶集杜詩二語爲楹帖欲繫以跋因坐而屬思稿數十易終不愜然己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猶不支困而僵者相屬也而文襄從容如平時及揮毫落紙則僅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書成始欣然命駕歸

